上歐陽內翰書

蘇老泉

洵布衣窮居嘗竊自歎以為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離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府慶曆三年相仲淹及用諸数公富公為樞密副使執事與余公蔡公為諫官尹公馳騁上下用力於兵革之地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然而起合而為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奮於其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賢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慶曆四年夏竦習介書為伊霍以間於仁宗仲淹出行邊

離合二句是一篇話柄通篇所言要不出此

此書須看他首段用一自字次段用一又字三四段用一知字轉換曲折此文家針線処

按仲淹之相由歐陽公之推挽仲淹及弼之撫西北由夏竦之離間一篇大綱目處

此書叙數君子之合處便有忻慕歡願之意叙數君子之離處便有悉然自失之意可見老蘇胸中有許大抱負

以撫西夏出撫河北弼執事與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勢奔走于小官洎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忽仰天歎息以爲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爲榮也既復自思念往者衆君子之進於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爲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爲間之今之世無復有善人也則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與曩者異而余公適亦有成功於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富公復自外入爲宰相至和二年弼入爲平章事而余靖亦平智高之亂於廣南其勢

此言其復合爲下文進言張本

此段敘所以必見之意

情辭婉轉可愛與上富丞相書同一机軸

遡入歐公處婉曲如畫

將復合爲一喜且自賀以爲道既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既又反而思其嚮之所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蓋有六人焉今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則又爲之潸然出涕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於四人也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爲天子之宰相遠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於其前而余公蔡公遠者又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廷間而其位差不甚貴可以叫呼扳援而聞之以言而饑寒衰老之病又痼

摠結上意極感慨

此下稱道歐公之文見己之所欲見者如此

以孟子與歐陽並論是猶學未明以前人識見如此然此段文字甚佳

而留之使不克自至於執事之庭夫以慕望愛悅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見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則四人者之中非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以爲洵之知之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爲巉刻斬截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黿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

評論許多人只是要顯出歐公

文章如歐陽永叔王介甫曾子固做得如此好亦知其皜皜不可尚已

言竭論而容與閑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爲一家之文也惟李翺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遣言指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盖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爲諂者以其人誠足以當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爲譽人以求其悅已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已洵亦不爲也而其所以道執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雖然執事之名滿於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歐陽

此下叙已以文通于歐公之意

自叙平生經歷應而養其心与其道之有成意

按王霞云高適五十始作詩為少陵所推老泉三十始讀書為歐公所許功深力到无早晚也聖賢之學亦然

子矣而洵也不幸墮在艸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欲徒手奉咫尺之書自托於執事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遊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已同列者皆不勝已則遂以為可矣其後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已大異時復内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其曩時所為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

大都以文名家者人人皆有經歷但各有入頭處自得處此可見老蘇之文矣

回頭雖合意甚妙所謂千里來龍到頭一穴

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爲是也近所爲洪範論史論凡七篇執事觀其如何噫嘻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爲自譽以求人之知已也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葉台山評

老泉此書所以求知於歐文忠者只是文章一脉

相得故叙其平日學文之既久又適當數君子合

而離離而合之際正見用之時也其所抱負不至

欷歔下

上田樞密書

蘇老泉

此書本欲求知於人却說上當自重以孔孟自古說意思甚高人都不覺其自處亦不小

生出用我二字便有許多枝

天地精英在聖賢之一身聖賢精蘊在斯文之一脈

天之所以與我者豈偶然哉（一篇之骨在此一句說天之所以与我者占得地步高亦從論語中夫子言語變化來）堯不得以與丹朱舜不得以與商均而瞽瞍不得奪諸舜（第三句如此變化始有力）發於其心出於其言見於其事確乎其不可易也聖人不得以與人父不得奪諸其子於此見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偶然也夫其所以與我者必有以用我也我（鄒之徒）之不得行之不以告人天固用之我實置之其名曰棄天（沮溺之徒）自卑以求幸其言自小以求用其道（儀秦之徒）天之所以與我者何如而我如此也其名曰褻天棄天我之罪也褻天

老泉自叙其所得于文者而爲天之所与我如此占得地步高

此段論孔孟不肯弃天以自况以衛君君哀諷田公悲逆天

亦我之罪也不棄不褻而人不我用不我用之罪也其名曰逆天然則棄天褻天者其責在我逆天者其責在人在我者吾將盡吾力之所能爲者以塞夫天之所以與我之意而求免夫天下後世之譏在人者吾何知焉吾知免夫一身之責之不暇而暇爲人憂乎哉孔子孟軻之不遇老於道途而不倦不慍不怍不沮者夫固知夫道之所在也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不足相與以有爲也我亦知之矣抑將盡吾心焉耳吾心之不盡吾恐天下後世無以責夫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然則孔

老泉文字規模濶大豪放不羈何掀揭宇宙氣象其論聖賢之用心至吾事畢具見筆力

意本以書干用而辭若無求用之心但寓微意于不言之表俾見者自諭此家法自戰國策得來

子孟軻之旨將不瞑於地下矣夫聖人賢人之用心也固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如此而富貴升而爲天沉而爲淵流而爲川止而爲山彼不預吾事吾事畢矣切怪夫後之賢者不能自處其身也此一段有力饑寒困窮之不勝而號於人此是説文公嗚呼使吾誠死於饑寒困窮耶則天下後世之責將必有在彼其身之責不自任以爲憂而我取而加之吾身不亦過乎今洵之不肖何敢自列於聖賢然其心亦有所甚不自輕者何則天下之學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域然及其不成也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

老泉與歐陽内翰書說他學做文時工夫其書與田樞密書都說得之甚易有若或起之若或相之之妙可見學力到處

前面論千之子天子之宰相意思結在此

可得也千金之子可以貧人可以富人非天之所與雖以貧人富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殺人非天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此一段筆力尤高）今洵用力於聖人賢人之術亦已久矣其言語其文章雖不識其果可以有用於今而傳於後與否獨怪天得之之不勞方其致思於心也若或起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夫豈無一言之幾於道者乎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在己故其心有以自負[illegible]

於益州當時之文淺狹可咲饑寒困窮亂其心而聲律記聞又從而破壞其體不足觀也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永棄與世俗日疎濶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孟韓之溫醇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向無不如意嘗試以為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為迂晁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為詐有二子之材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惜乎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作策二道曰審勢審敵作書十篇曰權書洵有山田一頃非凶歲可以無饑力耕而節用亦足以自老不肖之身不足惜而天之

自大中來非僥倖可得山谷之于詩老蘇之于文盡此理矣

似此評論恐未當分明是以賈誼自居未見其人猶孟子然而無有乎尒意

自明其不弃天褻天有收拾有關鎖

所與者不亦樂且不敢褻也（有叙拾有關鎖）執事之名滿天下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執事故敢以所謂策二道權書十篇為獻平生之文遠不可多致有洪範論史論十篇近以獻內翰歐陽公度執事與之朝夕相從議天下之事則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陳於前矣若夫言之可用與其身之可貴與否者執事事也執事責也於洵何有哉（責字有照應有關鎖）

諷田公不可逆天終上其責在人意有力

葉台山評

此書本欲求知郤說士當自重便不放倒架子而文字陡絕豪邁不羈

提起下分解子瞻子由作策論多用此法

易論

蘇老泉

聖人之道得禮而信得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廢尊之而不敢廢故聖人之道所以不廢者禮爲之明而易爲之幽也生民之初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不耕而不饑不蠶而不寒故其民逸民之苦勞而樂逸也若水之走下而聖人者獨爲之君臣而使天下貴役賤爲之父子而使天下尊役卑爲之兄弟而使天下長役幼蠶而後衣耕而後食率天下而勞之一聖人之力固非足以勝天下之人之衆而其所以能奪其樂而易之以其所苦而天下之民亦遂肯棄逸而即勞

文法頓挫可誦

前半段乃是論礼後半段是方是天論易

欣然戴之以爲君師而遵蹈其法制者禮則使然也聖人之始作禮也其說曰天下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是人之相殺無已也不耕而食鳥獸之肉不蠶而衣鳥獸之皮是鳥獸與人相食無已也有貴賤有尊卑有長幼則人不相殺食吾之所耕而衣吾之所蠶則鳥獸與人不相食人之好生也甚于逸而惡死也甚于勞聖人奪其逸死而與之勞生此雖三尺豎子知所趨避矣故其道之所以信于天下而不廢者禮爲之明也雖然明則易達易達則褻又則易廢聖人懼其道之廢而天下復于亂也然後作易觀天地之

一段妙

象以爲爻通陰陽之變以爲卦考鬼神之情以爲辭探之茫茫索之冥冥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得其原故天下視聖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亦隨而尊故其道之所以尊於天下而不敢廢者易爲之幽也凡人之所以見信者以其中無所不可測者也人之所以獲尊者以其中有所不可窺者也是以禮無所不可測而易有所不可窺故天下之人信聖人之道而尊之不然則易者豈聖人務爲新奇秘怪以誇後世耶聖人不因天下之至神則無所施其教卜筮者天下之至神也而卜者聽乎天而人不預焉

詳論易道見道之所以神而天下尊之也

茅中曰蘇氏父子論六經支兩旁午特竊自折似屬炯波耳

者也筮者決之天而營之人者也龜漫而無理者也灼荆而鑽之方功義弓惟其所爲而人何預焉聖人曰是純乎天技耳技何所施吾教于是取筮夫筮之所以或爲陰或爲陽者必自分而爲二始卦一吾知其爲一而卦之也揲之以四吾知其爲四而揲之也歸奇于扐吾知其爲一爲二爲三爲四而歸之也人也分而爲二吾不知其爲幾而分之也天也聖人曰是天人參焉道也道有所施吾教矣于是因而作易以神天下之耳目而其道遂尊而不廢此聖人用其機權以持天下之心而濟其道于無窮也

[illegible]

區區以坐立拜跪論禮禮豈止是哉

禮論

蘇老泉

夫人之情安于其所常爲無故而變其俗則其勢必不從聖人之始作禮也不因其勢之可以危亡困辱之者以厭服其心而徒欲使之輕去其舊而樂就吾法不能也故無故而使之事君無故而使之事父無故而使之事兄彼其初非如今之人知君父兄之不事則不可也而遂翻然以從我者吾以恥厭服其心也彼爲吾君彼爲吾父彼爲吾兄聖人曰彼爲吾父兄何以異于我于是坐其君與父以及其兄而於其旁且俛首屈膝于其前以爲禮而謂之拜率天

之字止兩大段前一段言拜起坐立之禮所以行諸

下之人而使之拜其君父兄夫無故而使之拜其君無故而使之拜其父無故而使之拜其兄則天下之人將復嗤笑以爲迂怪而不從而君父兄又不可以不得其臣子弟之拜而徒爲其君父兄於是聖人者又有術焉以厭服其心而使之肯拜其君父兄然則聖人者果何術也恥之而已矣古之聖人將欲以禮治天下之民故先自其身使天下皆信其言曰此人也其言如是是必不可不如是也故聖人曰天下有不拜其君父兄者吾不與之齒而天下之人亦曰彼將不與我齒也于是相率以拜其君父兄以求齒于

[illegible][illegible]爲學礼文之旨正所謂[illegible]服中術也後一段言拜起坐立礼之末也聖人以之敎天下若乃其微權所在欲天下緣礼之末而不忍犯其君父兄也

聖人雖然彼聖人者必欲天下之拜其君父兄何也其微權也彼爲吾君彼爲吾父彼爲吾兄聖人之拜不用于世吾與之皆坐于此皆立于此比肩而行于此無以異也吾一旦而怒奮手舉梃而搏逐之可也何則彼其心常以爲吾儕也不見其異于吾也聖人知人之安于逸而苦于勞故使貴者逸而賤者勞且又知坐之爲逸而立且拜者之爲勞也故舉其君父兄坐之于上而使之立且拜于下明日彼將有怒作于心者徐而自思之必曰此吾向之所坐而拜之且立于其下者也聖人固使之逸而使我勞是賤于彼

收盡一篇意
話

也奮手舉挺以搏逐之吾心不安焉刻木而爲人朝夕而拜之他日折之以爲薪而猶且忌之彼其始木焉已拜之猶且不敢以爲薪故聖人以其微權而使天下尊其君父兄而權者又不可以告人故先之以恥嗚呼其事如此然後君父兄得以安其尊而至于今今之匹夫匹婦莫不知拜其君父兄乃曰拜起坐立禮之末也不知聖人其始之教民拜起坐立如此之勞也此聖人之所慮而作易以伸其教也

老蘇論禮不若長公之精吾特取其行文滚之故爲作時論者壯筆鼓氣之助

如此一齊時諭家利器

一句未了又生一句失口而咨嗟不中節

樂論

蘇老泉

禮之始作也難而易行既行也易而難久天下未知君之爲君父之爲父兄之爲兄而聖人之爲君父兄天下未有以異其君父兄而聖人爲之拜起坐立天下未有靡然以從我拜起坐立而聖人身先之以止嗚呼其亦難矣天下惡夫死也久矣聖人招之曰來吾生爾既而其法果可以生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視其向也如此之危而今也如此之安則宜何從故當其時雖難而易行既行也天下之人視君父兄如頭足之不待別白而後識視拜起坐立如飲食之不待

筆勢如游龍

看他播弄筆意

告語而後從事雖然百人從之一人不從則其勢不得遍至乎死天下之人不知其所之無禮而死而見其今之無禮而不至乎死也則曰聖人欺我故當其時雖易而難久嗚呼聖人之所恃以勝天下之勞逸者獨有死生之說耳死生之說不信于天下則勞逸之說將出而勝之勞逸之說勝則聖人之權去矣酒有鴆肉有堇然後人不敢飲食藥可以生死然後人不以苦口爲諱去其鴆徹其堇則酒肉之權固勝于藥聖人之始作禮也其亦逆知其勢之將必如此也曰告人以誠而後人信之幸今之時吾之所以告人

观天地之間而得其至神之机

者其理誠然而其事亦然故人以爲信吾知其理而天下之人知其事又有不必然者則吾之理不足以折天下之口此告語之所不及也告語之所不及必有以陰驅而潛率之于是觀之天地之間得其至神之機而竊之以爲樂雨吾見其所以濕萬物也日吾見其所以燥萬物也風吾見其所以動萬物也隱又欲又而謂之雷者彼何用也陰凝而不散物蹙而不遂雨之所不能濕日之所不能燥風之所不能動雷一震焉而凝者散蹙者遂曰雨者曰日者曰風者以形用曰雷者以神用用莫神于聲故聖人因聲以爲

以人正意也

樂為之君臣父子兄弟者禮也禮之所不及而樂及焉正聲乎入耳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則禮者固吾心之所有也而聖人之說又何從而不合乎

項籍

蘇老泉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此據書一篇借項羽事論宋時當都關中效說羽急于救趙而失于入關然以此失天下之勢而兆垓下之敗老泉之爲宋慮深矣亦老泉之文尤得意者

救趙歇張耳

吾嘗論項籍有取天下之才而無取天下之慮曹操有取天下之慮而無取天下之量劉備有取天下之量而無取天下之才故三人者終其身無成焉且夫不有所棄不可以得天下之勢此暗說當日捨棄救趙之役而急于得三秦之勢全闗之利也不有所忍不可以盡天下之利是故地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勝有所不就敗有所不避其來不喜其去不怒肆天下之所爲而徐制其後乃克有濟嗚呼項籍有百戰百勝之才而死于垓下無惑也吾于其戰鉅鹿也見其慮之不長量之不大未嘗不

隱允中曰鴻門之謝尚只比以關中留羽羽動于恚歸存行之證而来冠猴之謂羽豈不得關中者而然鉅鹿戰哉又論之云

怪其死于垓下之晚也方籍之渡河沛公始整兵嚮關二世三年秋七月章邯擊趙圍趙王于鉅鹿楚以宋義爲上將軍救之隨書楚遣沛公代秦至二年又書冬十一月楚次將人籍矯殺下義而代之大破秦軍虜其將王離至本年八月沛公入武關冬十月沛公至覇上秦王子嬰奉秦符節以降沛公入咸陽還軍覇上除秦苛法項籍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于新安沛公遣兵守函谷關項籍攻破之沛公見羽於鴻門羽遂屠咸陽殺子嬰掘始皇帝冢大掠而東籍於此時若急引軍趨秦反其鋒而用之可以據咸陽制天下不知出此而區區與秦將爭一旦之命既全鉅鹿而猶徘徊河南新安間至函谷則沛公入咸陽數月矣夫秦人既已安沛公而讐項籍則其勢不得強而臣故籍雖遷沛公漢中而卒都彭城使沛公得

臣其所有而其祖宗既已爲之累數十世者未嘗與其民道其所以當得天下之故也又未嘗悅之以利而開之以丹朱商均之不肖也其意以爲天下之民以我爲當在此位也則亦不俟乎援天以神之譽已以固之也湯之伐桀也囂囂然數其罪而以告之如曰彼有罪我伐之宜也既又懼天下之民不已悅也則又囂囂(音梟)然以言柔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一人有罪無爾萬方如曰我如是而爲爾之君爾可以許我焉耳吁亦既薄矣至于武王而又自言其先祖父皆有顯功既以受命而死其大業不克終今我奉

此即武王非聖人之意朱免大聲然語之未盡者豈亦有不滿歟

承其志舉兵而東伐之而東國之士女束帛以迎我紂之兵倒戈以納我吁又甚矣如曰吾家之當為天子久矣如此乎民之欲我遠入商也伊尹之在商也如周公之在周也伊尹攝位三年而無一言以自解周公為之紛又乎急于自疏其非篡也夫固由風俗之變而後用其權又用而風俗成吾安坐而鎮之夫孰知風俗之變而不復反也

[illegible]曰識
論[illegible]陳變幻
不可方物信
乎楮書衡書
其論奇者

制敵

蘇老泉

兵何難曰難乎制敵曷難乎制敵曰古者六師之中士不能皆銳馬不能皆良器械不能皆利故其兵必有上中下輩力扼虎射命中捕敵敢前攻壘敢先隷上兵也習行陣驍擊刺進而進退而退中兵也奔則蹶負則喘迎亦而遁望敵而走下兵也凡上兵一支中兵十中兵[illegible]支下兵百此非獨吾有敵亦不無也爲將者不以計用之而曰敵以上兵來吾無上兵乎以中兵來吾無中兵乎以下兵來吾無下兵乎然則勝負何時而決也夫勝負久而不決不能無老師費

以兵嘗敵以敵自嘗非知兵不能譚到此

老泉心術篇所短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所長陰而養之使之狎而墮其中與此可以互用

財吾故曰難乎制敵也若其善兵者則不然堂然而陣塡然而鼓視敵之兵有挺亦大呼而爭奮者此其上兵也以吾下兵委之吾進亦進吾退亦退者此其中兵也以吾上兵乘之蒲簇而向之其色動介焉而馳之其轍亂者此其下兵也以吾中兵襲之夫如此敵之上兵樂吾下兵之易攻也必盡銳不顧而擊之吾得以上兵臨其中中兵臨其下此皆以一克十以十克百之兵也焉往而不勝哉是則敵三一克吾一而吾三克敵二一况其上兵雖勝而中兵下兵即既爲吾克其勢不能獨完亦終爲吾所并矣噫一失而三得

蘇公因孫臏
公論臣馬駟
翻刻敎之論

與三失而一得焉此者宜尚取耳昔田忌與齊諸公子逐射孫臏見其馬有上中下因敎之曰以君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忌從之一不勝而再勝卒獲千金臏之說說乃吾向之說也徒施之射是以知其能獲千金而止耳苟取而施之兵雖穰苴吳起何以易此哉

[illegible]只在[illegible]商周[illegible]點出一段後一小冒

以三代忠質文之異平入

書論

蘇老泉

風俗之變聖人爲之也聖人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聖人之權用于當世而風俗之變益甚以至于不可復反幸而又有聖人焉承其後而維之則天下可以復治不幸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昔者吾嘗欲觀古之變而不可得也于詩見商與周焉而不詳及今觀書然後見堯舜之時與三代之相變如此之亟也自堯而至于商其變也皆得聖人而承之故無憂至于周而天下之變窮矣忠之變而入于質質之變而入于文其勢便也及夫文之變而又

風俗之變

以禹湯舜武得天下而異

言風俗之變

欲反之于忠也是猶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文而惡去質與忠也猶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也彼其始未嘗文焉故忠質而不亂今吾日食之以太牢而欲使之復茹其菽粟哉嗚呼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周之後而無王焉固也其始之制其風俗也固不容爲其後者計也而又適不值乎聖人固也後之無王者也當堯之時舉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方堯之未授天下舜也天下未嘗聞有如此之事也度其當時

下

以爲大聖也然而舜與禹也受之而

一句結斷許多話而勢字又有含蓄

資也且天與不取將受其斃賈誼曰大國之正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以病而賜罷當是之時而欲為安雖堯舜不能嗚呼是七國之勢也

審敵

不然伏有豈意爲可都也且彼未嘗見大險也彼以爲劍門者可

出娄敵下哉

以不亡也吾嘗觀蜀之險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繼

兢又而自完猶且不給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若夫秦

此言關中形勢之便而險如劍門者亦不足言矣

漢之故都沃土千里洪河大山眞可以控天下又烏

事夫不可以措足如劍門者而後曰險哉今夫富人

必居四通五達之都使其財帛出于天下然後可以

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櫝而藏諸家拒戶

而守之嗚呼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盜至劫而取

之又烏知其果不失也

茅坤曰蘇氏父子之學傚於戰國縱横者多欲此篇大略亦縱横陳軫蘇秦之餘而為計甚工

子貢　　蘇老泉

君子之道智信難信者所以正其智也而智常至於不正智者所以通其信也而信常至于不通是故君子慎之也世之儒智曰徒智可以成也人見徒智之可以成也則舉而棄乎信吾則曰徒智可以成也而不可以繼也子貢之以亂齊滅吳存魯也吾悲之彼子貢者遊說之士苟以邀一時之功而不可以繼為事故不見其禍使夫王公大人而計出于此則吾未見其不旋踵而敗也吾聞之王者之兵計萬世而動霸者之兵計子孫而舉強國之兵計終身而發求可

口吻多似戰國策

繼也子貢之兵是明日不可用也故子貢之出也吾以爲魯可存也而齊可無亂吳可無滅何也田常之將篡也憚高國鮑晏故使移兵伐魯爲賜計者莫若抵高國鮑晏弔之彼必愕而問焉則對曰田常遣子之兵伐魯吾竊哀子之將亡也彼必詰其故則對曰齊之有田氏猶人之養虎也子之於齊猶肘股之手身也田氏之欲肉齊久矣然未敢逞志者懼肘股之捍也今子出伐魯肘股去矣田氏孰懼哉吾見身將磔裂而肘股隨之所以弔也彼必懼而咨計于我因教之曰子悉甲趨魯壓境而止吾請爲子潛約魯侯

茅坤曰末議論切事情

以得田氏之變師其兵從子入討之彼懼田氏之禍其勢不得不聽歸以約魯侯魯侯懼齊伐其勢亦不聽因使連兵蒐乘以俟齊釁誅亂臣而定新王齊必德魯數世之利也吾觀仲尼以為齊人不與田常者半故請哀公討之今誠以魯之衆從高國鮑晏之師加齊之半可以轘田常于都市其勢甚便其成功甚大惜乎賜之不出于此也齊哀王舉兵誅呂氏呂氏以灌嬰為將拒之至滎陽嬰使使諭齊及諸侯連兵以待呂氏變共誅之今田氏之勢何以異此有魯以為齊有高國鮑晏以為灌嬰惜乎賜之不出于此也

茅鹿門曰子貢之亂齊滅吳存魯出于戰國傾危之習

決非子貢事而老泉此論却足以補子貢之所不

及

子貢

顧允九曰國勢失之弱而弱原于賂敵而自困此策欲絕賂而修戰備正其對病之藥也此策獻之從韓諸公當時亦未見其虐及此豈深知老泉者

審敵

蘇老泉

中國內也四夷外也憂在內者本也憂在外者末也夫天下無內憂必有外懼本既固矣盍釋其末以息有乎曰未也古者夷狄憂在外今者夷狄憂在內釋其末可也而愚一識方今夷狄之憂為末也古者夷狄之勢大弱則臣小弱則遁大盛則侵小盛則掠吾兵良而食足將賢而士勇則患不在中原如是而曰外憂可也今之蠻夷姑無望其臣與遁求其志止于侵掠而不可得也北胡驕恣為日久矣歲邀金繒以數十萬計曩者幸吾有西羌之變出不遜之語以撼

此段原虜情
凡四節

中国天子不忍使邉民重困于鋒鏑是以虜日益驕而賄日益增迨今凡數十百萬而猶慊然未滿其欲視中國如外府然則其勢又何止數十百萬也夫賄益多則賦歛不得不重賦歛重則民不得不殘故雖名為息民而其實愛其死而殘其生也名為外憂而其實憂在內也外憂之不去聖人猶且恥之內憂而不為之計愚不知天下之所以久安而無變也古者匈奴之彊不過冒頓當暴秦刻剝劉項戰奪之後中國溘然矣以今度之彼宜遂入踐中原如決大河潰蟻壤然卒不能越其彊以有吾尺寸之地何則中

唐順之曰當景德澶淵之役虜出寇萊公之策且保百年無事而安有靖康之衂而宋人始終以和自愚可痛恨不善惜哉

之彊固百倍于匈奴雖積衰新造而猶足以制之也五代之際中原無君晉唐苟一時之利以行事匈奴割幽燕之地以資其彊大孺子繼立大臣外叛匈奴掃境來寇兵不血刃而京師不守天下被其禍匈奴自是始有輕中原之心以爲可得而取矣及吾宋景德中大舉來寇 章聖皇帝一戰而却之遂與之盟以和夫人之情勝則狃々則敗々則懲々則勝匈奴狃石晉之勝而有景德之敗懲景德之敗而愚未知其所勝甚可懼也雖然數十年之間能以無大變者何也匈奴之謀必曰我百戰而勝人人雖屈而

亦勞馳一介入中國以形凌之以勢邀之歲得金錢數十百萬如此數十歲我益數百千萬而中國損數百千萬吾日以富中國日以貧然後足以有為也天生北狄謂之犬戎投骨于地狺然而爭者犬之常也今則不然邊境之上豈無可乘之釁使之來寇大足以奪一郡小亦足以殺掠數千人而彼不以動其心者此其志非小也將以蓄其銳而伺吾隙以伸其所大欲故不忍以小利而敗其遠謀古人有言曰為虺弗摧為蛇奈何匈奴之勢日長炎炎今也柔而養之以冀其卒無大變其亦惑矣且今中國之所以竭生

民之力以奉其所欲而猶恐恐焉懼一物之不稱其
意者非謂中國之力不足以支其怒也然以愚度之
當今中國雖萬萬無有如石晉可乘之勢者匈奴之
力雖足以犯邊然今十數年間吾可以必無犯邊之
憂何也非畏吾也其志不止犯邊也其志不止犯邊
而力猶未足以成其所欲爲則其心惟恐吾之一旦
絕其好以失吾之厚賂也然而驕傲不肯少屈者何
也其意曰邀之而後固也鷙鳥將擊必匿其形昔者
冒頓欲攻漢漢使至輒匿其壯士健馬故兵法曰辭
卑者進也辭彊者退也今匈奴之君臣莫不張形勢

狄恐失賂而以和激我狄不欲戰而以勢夸我曲肖當時奸計

以夸我此其志不欲戰明矣闔廬之入楚也因唐蔡句踐之入吳也因齊晉匈奴誠欲與吾戰也曩者陝西有元昊之叛河朔有王則之變嶺南有智高之亂此亦可乘之勢矣然終以不動則其志之不欲戰之明矣吁彼不欲戰而我遂不與戰則彼既得其志矣兵法曰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所不能于敵反是今無乃與此異乎且匈奴之力既未足以伸其所大欲而奪一郡殺掠數千人之利彼又不以動其心則我勿賂而已勿賂而彼以爲辭則對曰爾何功于吾歲欲吾賂吾有戰而已賂不可得也雖然天下之人

必曰此愚人之計也天下孰不知以賂之爲害而勿賂
之爲利顧勢不可耳謂以爲不然當今夷狄之勢如
漢七國之勢昔者高祖急於滅項籍故舉數千里之
地以王諸將項籍死天下定而諸將之地因遂不可

此下又論晁錯削国之策形北狄必然之害重变遲村大変速村小二句意

削當是時非劉氏而王者八國高祖懼其且爲變故
大封吳楚齊趙同姓之國以制之既而信越布綰皆
死而吳楚齊趙之彊反無以制當是時諸侯王雖名
爲臣而其實莫不有帝制之心膠東膠西濟南又從
而和之于是擅爵人赦死罪戴黃屋刺客公行七首
交于京師罪至彰也勢至逼也然當時之人猶且循

徉容與若不足慮月不圖歲朝不計夕循循而摩之
喣喣而吹之幸而無大變以及于孝景之世有謀臣
曰鼂錯始議削諸侯地以損其權天下皆曰諸侯必
且反錯曰固也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
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吾懼其不及今反也天下皆
曰鼂錯愚吁七國之禍期于不免與其發于遠而禍
大不若發于近而禍小以小禍易大禍雖三尺童子
皆知其當然而其所以不與錯者彼皆不知其勢將
有遠禍與知其勢將有遠禍而度己不及見謂可以
寄之後人以苟免吾身者也然則錯爲一身謀則愚

茅坤曰狃目前之安不特宋爲然坡公弊船之喻其即燕雀處堂之見乎彼此俱賂喪此老泉于六国之賂素爲宋人寓先憂也

而爲天下謀則智人君又安可捨天下之謀而用一身之謀哉今者匈奴之亹不減于七國而天下之人又用當時之議因循維持以至于今方且以爲無事而愚以爲天下之大計不如勿賂則變疾而禍小賂之則變遲而禍大畏其疾也不若畏其大樂其遲也不若樂其小天下之勢如坐弊船之中駸駸乎將入于深淵不及其尚淺也舍之而求所以自生之道而以濡足爲辭者是固大覆溺之道也聖人除患于未萌然後能轉禍而爲福今也不幸養之以至此而近憂小患又憚而不決則是遠憂大患終不可去也赤

壁之戰惟周瑜呂蒙知其勝伐吳之役惟羊祜張華以爲是然則宏遠深切之謀固不能合庸人之意此鼂錯所以爲愚也雖然錯之謀猶有遺憾何者錯知七國必反而不爲備反之計山東變起而關內騷動今者匈奴之禍又不若七國之難制七國反中原半爲敵國匈奴叛中國以全制其後此又易去聲爲謀也然則謀之奈何曰匈奴之計不過三一曰聲二曰形三曰實匈奴謂中國怯久矣以吾爲終不敢與之抗其心常欲固前好而得厚賂以養其力今也遽絶之彼必曰戰而勝不如生而得賂之爲利也華人去吾

此一段三項
摠是發前段不欲戰之志一句

可以先聲脅之彼將復賂我于是宣言于遠近我將以某日圍某所以某日攻某所如此謂之聲命邉郡休士卒偃旗鼓寂然若不聞其聲又既不能動則彼之計將出于形除道翦棘多爲疑兵以臨吾城如此謂之形深溝固壘清野以待寂然若不見其形形又不能動則技止此矣將遂練兵秣馬以出于實又而與之戰破之易耳彼之計必先出于聲與形而後出于實者出于聲與形期我懼而以重賂請和也出于實不得已而與我戰以幸一時之勝也夫勇者可以施之于怯不可以施之于智今夫叫呼跳踉以氣先

余有丁曰晏形不足惧而实亦不必勝彼反以亡宋仙卽又所謂張逢村大者至明日負足以有爲者也救公之惧其必勝驗矣

者世之所謂善鬪者也雖然蓄全力以待之則未始不勝彼叫呼者聲也跳踉者形也無以待之則聲與形者亦足以乘人于卒不然徒自斃其力于無用之地是以不能勝也韓許公節度宣武軍李師古忌公嚴整使來告曰吾將假道伐滑公曰爾能越吾界爲盜耶有以相待無爲虛言滑師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安無恐或告除道翦棘兵且至矣公曰兵來不除道也師古詐窮遷延以遁愚故曰彼計出于聲與形而不能動則技止此矣與之戰破之易耳方今匈奴之君有內難新立意其必易與鄰國之難覇王之

還定三秦則天下之勢在漢不在楚百戰百勝尚何益哉故曰兆垓下之死者鉅鹿之戰也或曰雖然籍必能入秦乎曰項梁死章邯謂楚不足慮故移兵伐趙有輕楚心項梁雍丘之戰既斬李由而梁有驕色二世乃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于定陶斬項梁梁死乃輕楚而北渡河擊趙而良將勁兵盡于鉅鹿籍誠能以必死之士擊其輕敵寡弱之師入之易耳且亡秦之守關與沛公之守善否可知也沛公之攻關與籍之攻會否又可知也以秦之守而沛公攻入之沛公之守而籍攻入之然則亡秦之守籍不能入哉或曰秦可入矣如救趙何曰虎方捕鹿章邯圍趙王于鉅鹿羆據

上憲周門孔明非操而尚而取之大勢[illegible]

其穴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返喻項羽入秦章邯必舍趙回而救秦返則碎于羆明矣軍志所謂攻其必救也使籍入關王離涉間必釋趙自救籍據關逆擊其前趙與諸侯救者十餘壁躡其後覆之必矣是籍一舉救趙之圍而收功于秦也言此衆不費可得全關之利而趙圍亦且自解乃爲羽慮置戰國時魏伐趙齊救之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因存趙而破魏彼宋義號知兵殊不達此屯安陽不進而曰待秦敝吾恐秦未敝而沛公先據關矣籍與義俱失焉是故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圖所守諸葛孔明棄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無能爲也本論項羽而卻入孔明事[illegible]

上余青州書

蘇老泉

錢谷曰老泉行文多自爲片段與東坡不同此書一意到底氣勢弘放有一瀉千里之態

用前意變文法

洵聞之楚人高令尹子文之行曰三以爲令尹而不喜三奪其令尹而不怒其爲令尹也楚人爲之喜而其去令尹也楚人爲之怒已不期爲令尹而令尹自至夫令尹子文豈獨惡夫富貴哉知其不可以求得而安其自得是以喜怒不及其心而人爲之嚣叉嗟夫豈亦不足以見巳大而人小耶脫然爲棄于人而不知棄之爲悲紛然爲取于人而不知取之爲樂人自爲棄我取我而吾之所以爲我者如一則亦不足以高視天下而竊笑矣哉昔者明公之初自奮于南

余公由富貴而貧賤由貧賤而富貴處之裕如者性習于富貴之樂而徂于貧賤之苦也此意却不說破直至后面方發出

海之濵而爲天下之名鄉當其盛時激昂慷慨論得失定可否左摩西羌右揣契丹奉使千里彈壓強悍不屈之虜其辦如決江河而東注諸海名聲四溢于中原而磅礴于戎狄之國可謂至盛矣及至中廢而爲海濵之匹夫蓋其間十有餘年明公無求于人而人亦無求于明公者其後適會南蠻縱横放肆克斥萬里而莫之或救明公乃起于民伍之中折尺箠而笞之不旋踵而南方又安夫明公豈有求而爲之哉適逢事變以成大功功成而爵禄至明公之于進退之事蓋亦綽綽乎有餘裕矣悲夫世俗之人紛紛於

言常人之不知余公含且任之意

粘上文引下文全在此

富貴之間而不知自止達者安于逸樂而習爲高岸之節顧視四海饑寒困窮之士莫不顰蹙嘔噦而不樂窮者藜藿不飽布褐不煖習爲貧賤之所摧折仰望貴人之耀光則爲之顛倒而失措此二人者皆不可語于輕富貴而安貧賤何者彼不知貧賤富貴之正味也夫惟天下之習于富貴之榮而狃于貧賤之辱者而後可以語此今夫天下之所以奔走于富貴者我知之矣而不敢以告人也富貴之極止于天下之相而天子之相果誰爲之名豈天爲之名耶其無乃亦人之自相名耶夫天下之官上自三公至于卿

富貴不足慕貧賤無所歉古之富貴于其求而狃于其辱舍自任之意

大夫而下至于士此四者皆人之所自爲也而人亦自貴之天下以爲此四者絶羣離類特立于天下而不可幾近則亦不大惑矣哉盍亦反其本而思之夫此四名者其初盖出于天下之人出于私意以自相號呼者而已矣夫此四名者果出于人之私意所以自相號呼也則夫世之所謂賢人君子者亦何以異此有才者爲賢人而有德者爲君子此二君者夫豈輕也哉而今世之士得爲君子者一爲世之所棄則以爲不若一命士之貴而况以與三公爭哉且夫明公昔者之伏于南海與夫今者之爲東諸侯也君子

余公到此方絕說盡

豈有間于其間而明公亦豈有以自輕而自重哉洵以爲明公之習于富貴之榮而狃于貧賤之辱其嘗之也蓋以多矣是以極言至此而無所迂曲洵西蜀之匹夫嘗有志于當世因循不遇遂至于老然其常所欲見者天下之士蓋有五六人五六人者已略見矣而獨明公之未嘗見每以爲恨今明公來朝而洵適在此是以不得不見伏惟加察幸甚

余青州

上王長安書

蘇老泉

顧憲成曰此書學文公上于襄陽與邢鳳翔二書所作韓一則云與爲之前美而不彰云云一則云布衣雖賤而不諂云云此書則從此變化引鶴一段論議奇妙古人作文皆有所倣此類可見

判府左丞閣下天下無事天子甚尊公卿甚貴士甚賤從士而逆數之至于天子其積也甚厚其爲變也甚難是故天子之尊至于不可指而士之卑至于可殺嗚呼見其安而不見其危如此而已矣（指出安危來形容布衣之可貴倣韓之作而不蹈襲）衛懿公之死非其無人也以鶴辭而不與戰也方其未敗也天下之士望爲其鶴而不可得也及其敗也思以千乘之國與匹夫共之而不可得也人知其卒之至于如此則天子之尊可以慄慄于上而士之卑可以肆志于下又焉敢以埶言哉故

錢谷曰收潔混成無一剩字觀語

以賢公卿望王公以賢士自待

夫士之貴賤其勢在天子天子之存亡其權在士世衰道喪天下之士學之不明持之不堅于是始以天子存亡之權下而就一匹夫貴賤之勢甚矣夫天下之惑也持千金之璧以易一瓦缶幾何其不舉而棄諸溝也古之君子其道相爲徒其徒相爲用故一夫不用乎此則天下之士相率而去之使夫上之人有失天下士之憂而後有失一士之懼今之君子幸其徒之不用以苟容其身故其始也輕用之而其終也亦輕去之嗚呼其亦何便于此也當今之世非有賢公卿不能振其前非有賢士不能奮其後洵從蜀來明日將至長安見明公而東伏惟讀其書而察其心以[illegible]

昌法憲曰此老泉求進之書也平生心力學文精妙在此彷彿文公代張籍與李浙東書也合觀可云双美

上張侍郎書

蘇老泉

始至京師，平生親舊往往在此，不見者蓋十年矣，惜其老而無成，問所以來者，既而皆曰：子欲有求，無事他人，須張益州來乃濟。（張益州名方平）且云公不惜數千里走表爲子求官，苟歸，立便殿上，與天子相唯諾，顧不肯耶？退自思公之所以與我者，蓋不爲淺，所不可知者，唯其力不足而勢不便，不然，公于我無愛也。聞之古人，日中必彗，操刀必割，當此時也，天子虛席以待公，其言宜無不聽用，洵也與公有如此之舊，適在京師，且未甚老，而猶足以有爲也，此時而無成，亦足以

敘得如此慘慽非老泉不爲此言非張公非可以此言進

見他人之無足求而他日之無及也老泉平生知己歐內翰張侍郎二公爲最昨聞車馬至此有日西出百餘里迎見雪後苦風晨至鄭州唇黑面裂僮僕無人色從逆旅主人得束薪緼火良久乃能以見出鄭州十里許有導騎從東來驚愕下馬立道周云宋端明且至從者數百人足聲如雷已過乃敢上馬徐去讀其書到此能不動心耶私自傷至此伏惟明公所謂廉潔而有文可以比漢之司馬

又占地步

子長者而窮困如此豈不爲之動心而待其多言耶

李攀龍曰此等文字從虞典商謨中脫化來而氣縣從容詞謂老蒼類聖世君臣都俞氣象非後世操觚者所能彷彿

叙事簡嚴

張益州畫像記　　蘇老泉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衆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既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二大吏孰不能處玆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惟曰張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撤守備使謂郡國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于淨衆寺公不能禁眉陽蘇洵言于

錢谷曰此下两節凡七八轉處極妙如風之搴雲如珠之走盤

王應麟曰此下議論皆從上叙事發出須切婉而確

衆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惟是元年之秋如器之欹未墜于地惟爾張公安坐于其旁顔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爲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繄以生惟爾父母且公嘗爲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于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碪音勘斧令于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于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爲易至于急之而

泉是蜀人故此二轉最高

說不必有像而亦不可無像最好處是善回護蜀人

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志于法律之外以威劫齊民吾不忍為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為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于斯雖然于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其鄰里之所在以至于其長短小大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為人而史官亦書之于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于心則存之于目存之

唐順之曰未一掉學史記

茅坤曰老蘇依益州畫像記其文勁悍深有西漢人筆力詩衍文氣有幹有葉

于目故其思之于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爲無助蘇洵無以詰遂爲之記公南京人爲人慷慨有大節以度量雄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系之以詩曰

天子在祚歲在甲子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謀夫如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西人聚觀于巷于塗謂公暨暨公來于于公謂西人安爾室家無敢或訛訛言不祥往即爾常春爾條桑秋爾滌場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囿草木駢駢公宴其僚伐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涓涓閨闥閑閑有童哇哇亦既能言昔

公未來期汝棄捐禾麻芃芃倉庾崇崇嗟我婦子
樂此歲豐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歸公敢不
承作堂嚴又有廡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
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

蟠州評按張益州爲蜀有冠此記有難下語處一則
張公到益州非有汗馬之勞一則老泉于蜀爲父
母之邦說蜀無寇不得說蜀會做寇亦不得看他
如何推尊張益州如何回護蜀人以未亂既亂爲
易治將亂爲難治見得有功于蜀人以齊魯待蜀
人而蜀人亦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見得蜀人易于

從張公末一段說像處先抑而後揚爰作畫像記

故也是之謂尊題

[illegible]堂曰族譜亭記本書善惡爲勸戒本無是人而借此以形容之乃司馬相如子虛賦体也韓文公送窮文蘇東坡上方是叟皆得此体最文章妙訣

蘇氏族譜亭記

蘇老泉

匹夫而化鄉人者吾聞其語矣國有君邑有大夫而爭訟者訢于其門鄉有庠里有學道者赴者赴于其家鄉人有爲不善于室者父兄輙相與恐曰吾夫子無乃聞之嗚呼彼獨何脩而得此哉意者其積之有本末而施之有次第耶今吾族人猶有服者不過百人而歲時蜡社不能相與盡其歡欣愛洽稍遠者至不相往來是無以示吾鄉黨隣里也乃作蘇氏族譜立亭于高祖墓塋之西南而刻石焉既而告之曰凡在此者死必赴冠娶妻必告少而孤則老者字之貧

茅坤曰托詞立言乃關係世教之語妙甚

錢谷曰字孤乃譜中第一件事故用三言之

而無歸則富者收之而不然者族人之所共誚讓也歲正月相與拜奠于墓下既奠列坐于亭其老者顧少者而嘆曰是不及見吾鄉鄰風俗之美矣自吾少時見有為不義者則衆相與疾之如見怪物焉慄焉而不寧其後少衰也猶相與笑之今也則相與安之耳是起于其人也夫其人者是鄉之望人也而大亂吾俗焉是故其誘人也速其為害也深自斯人之逐其兄之遺孤子而不卹也而骨肉之恩薄自斯人之多取其先人之貲田而欺其諸孤子也而孝弟之行缺自斯人之為其諸孤子之所訟也而禮義之節廢

袁袠曰讀族譜引便令人有本水本原之思讀族譜亭記便令人有脩身齊家顧名惜檢之念

如此作記激無賴國武子

自斯人之以妾加其妻也而嫡庶之別混自斯人之篤于聲色而父子襍處誰譁不嚴也而閨門之政亂自斯人之瀆財無厭惟富者之爲賢也而廉恥之路塞此六行者吾往時所謂大慚而不容者也今無知之人皆曰某人何人也猶且爲之其與焉赫奕婢妾靚麗足以蕩惑里巷之小人其官爵貨力足以播動府縣其矯詐脩飾言語足以欺罔君子是州里之大盜也吾不敢以告鄉人而私以戒族人焉髣髴于斯人之一節者願無過吾門也予聞之懼而請書焉老人曰書其事而闕其姓名使他人觀之則不知其爲

之夫

隱然與起處照夫化鄉人一句相應

誰而夫人之觀之則面熱内慙汗出而食不下也且無彰之庶其有悔乎予曰然乃記之

王慎中曰老蘇文字不在練詞只鍊格便高人一着此篇始末托老人譚論地步甚高且有無限意思

木假山記

蘇老泉

黄洪憲曰以伐不幸三字反覆立說筆大變化文氣古茂

木之生或蘖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于任爲梁棟則伐不幸而至于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爲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㝡幸者漂沉汩没于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其激射齧食之餘或髣髴于山者則爲好事者取去強之以爲山然後可以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濆如此者幾何不爲好事者所見而爲樵夫野人所薪何可勝數則其㝡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予家有三峯予每思之則疑其有數存乎其間且其蘖而不

疑其所以幸不幸者有造

物思之

林希元曰說一木假山必經歷許多磨折踣跌然後至士君子之生于憂患率如是也亦見二子之坎軻而爲此言歟終之曰有所感意可見矣

瘍拱而不夭任爲梁棟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爲人所材以及于斧斤出于湍沙之間而不爲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此乎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予之愛之則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所感焉非徒感之而又有所敬焉中峯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峰二峰者莊栗刻峭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于中峰而岌然若無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有所感也夫

樓昉曰首尾不滿四百字而起伏開闔有無限曲折可謂妙手文字者矣

栗澗曰此說本論文甫以功言並論兩者相形詞愈健而意愈明一篇之旨只在此數句收拾放之有萬斛之奇收之有萬鈞之重此天下之至文也

仲兄文甫字說

蘇老泉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群元吉曰嗟夫群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者也蓋予仲兄名渙而字公群則是聖人之所欲解散滌蕩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以告兄曰子可無爲我易之洵曰唯既而曰請以文甫易之如何且兄嘗見夫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留渟洄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々然而發乎太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風也而水實形之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

錢谷曰文法此字莊子連用數個如字如堆錦剪單

茅坤曰再轉一意言文出無心方為至文下皆發明此意

餘委蛇蜿蜒淪漣安而相推怒而相凌舒而如雲蹙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縮揖遜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如縠其亂如霧紛紜鬱擾百里若一汨乎順流至乎滄海之濱磅礴洶涌號怒相軋交横綢繆放乎空虛掉乎無垠横流逆折潰旋傾側宛轉膠戾回者如輪縈者如帶直者如燧奔者如𩦉跳者如鷺躍者如鯉殊狀易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乎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為文而不能

文把王豕形容絕妙不然傷於枯淡

林希元曰結意思尤高直是百尺竿頭進一步

不爲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于其間也故曰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王非不温然美矣而不得以爲文刻鏤組繡非不文矣而不可以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營而文生之者唯水與風而已昔者君子之處于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則天下以爲賢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則天下以爲口實嗚呼此不可與他人道之惟吾兄可也

主意在此一轉不然却是一篇風水論

冊鉛要録云毛萇詩傳曰漣風行水成文也老泉演之爲字說一篇

字說

送石昌言為北使引

蘇老泉

自此至獨感世言已與昌言相遇始末見俗情真甚妙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年未學也憶與群兒戲九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栗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相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日以壯大乃能感悟摧折復學又數年游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問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日為文中心自慚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

曰甚狎曰甚恨曰甚喜粧点兩人相識處其綢繆闊至之情歷歷如畫

應與群兒戲先君謂昌言從旁取棗栗啖我意

錢谷曰老泉與昌言故人也故教昌言勿爲虜所欺而詞寓規諷

制乃爲天子出使萬里外疆悍不屈之虜達大旂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自思爲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貴不足怪吾于昌言獨自有感也大丈夫生不爲將此下言此使事得爲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富公使還爲我言曰此說一段是教昌言勿爲虜所欺赫既出境宿馬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劍槊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迹尚心悼不自禁凡虜所以誇耀中國者多此類也此虜人誇耀中國之事欲出使者不爲所動而失辭以取笑于夷狄此教昌言者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于震懼而失辭于爲夷狄笑嗚呼何

其不忍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冒頓壯士健馬皆匿不見此說冒頓欺漢而敗漢以見今虜之誇耀爲無能爲亦以教昌言不爲所惧也是以有平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爲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況于夷狄言當藐夷狄有所惧請以爲贈況于二字極有分曉不然似以夷狄當大人便不可況于夷狄四字結得書

林希元曰此作叙與昌言相遇本末而離合悲歡具見末述彭任言乃是欲激昌言其曰虜無能爲又見其自負不小立意既高文字復佶倔頓挫

[illegible]元遺[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氣流[illegible]

姜宝曰文至經傳文之至也此篇引似穀梁体詩似脊令詩亦老泉文之至者

族譜引

蘇老泉

蘇氏族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于高陽（序源流）而蔓延于天下唐神堯紛長史味道刺眉州卒于官一子留于眉眉之有蘇氏自此始而譜不及者親盡也親盡則曷爲不及譜爲親作也（假設問答以見作譜之意是學穀梁之文法）凡子得書而孫不得書者何也著代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日卒皆書而他不書者何也詳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某而他則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譜爲蘇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與尊（詳字尊字）

羅大經曰陶淵明贈公族祖云同源分派人易世疎慨然寤嘆念彼厥初老泉譜族引云吾所以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也即淵明詩意

是作譜主意

何也譜之作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于親ㄡ見于服ㄡ始于衰

誰言無服之族其初皆原于一本之親所以作譜聯屬之者以此

而至于緦麻而至于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所與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于塗人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至于塗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幸其未至于塗人也使其無至于忽忘焉可也嗚呼吾觀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

茅坤曰感慨之意首尾照應最警醒

霍韜曰詩以族名公……與尊焉

又似不公也夫族之師又孰與孝子慈孫之心哉而其親與尊於詳有不得焉則爭端起矣而或得焉則譜法亂矣夫老泉固曰譜吾作也詳與尊吾得專之也獨不思數世之後族有良焉而續吾譜則詳與尊彼亦得而專之又誰禁耶噫孰若例以公之之可恒也哉

蘇族譜引